

自然的概念：荒野、永續與聖地

馬克·葛拉罕

教授

楊百翰大學

E-mail: mark_graham @ byu.edu

摘要

荒野、自然與永續性的概念，在許多文化中往往為藝術傳統的重要部分。視覺藝術與流行視覺文化更是傳播自然相關概念、故事與神話的關鍵媒介，引發環保問題、生態與永續性的討論。藝術家、電影工作者、設計師與廣告商也都附和著自然的信念與態度。我們對自然的論述深深影響了生態議題相關的保育、復育、永續性等策略，以及藝術與藝術教育的實踐方式。本文試圖從藝術史、流行視覺文化、當代藝術作品和藝術教育實踐中，回溯歷來有關自然的觀念。同時從常為人忽略的精神層面，即所謂的聖地概念，來檢視是否可能建立一套與生態相關的藝術教育，並開發以地方為基礎的教學方法。以生態和師生的生活環境為重點的教學、學習與藝術創作，都可從自然的觀念中擷取豐富的題材。本文提倡在地生態藝術教育，重新審視在地環境和以師生為中心的複雜關係網絡。



關鍵詞：生態、永續性、自然、當代藝術教育

自然生態與其永續性是二十一世紀的重大議題。我們對自然的論述深深影響了生態議題相關的保育、復育、永續性等策略，以及藝術與藝術教育的實踐方式 (Cronon, 1996)。然而人類文化對荒野、自然與永續性的看法，往往充滿吊詭矛盾與對立意見。達爾文對於人與非人類世界關係的基本主張，仍持續引發神學、政治與教育層面的爭議。有些環保人士擔憂，消費型經濟終將毀滅地球，因此人類應該回歸較簡單的科技 (Jensen, 2011)。其他人則認為現代化與科技帶來了人類的進步與生態永續性 (Shellenberger & Nordhaus, 2011)。也許科技與自然的關係相當深刻，而且同時隱含人道和神聖的意義 (Kelly, 2010)。對許多政治與商業領袖來說，永續性是以人類為中心的策略，也就是讓世界文明保持在富人熟悉的舒適程度 (Kingsnorth, 2012)。還有人認為，我們已然喪失對自然的敬畏，透過科技方法來拯救惡化的環境，等於是科學對精神力量和宗教的侮辱 (Berry, 1990; White, 2009)。梭羅曾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問題，「為何我們如此汲汲營營地，渴望在這般令人絕望的事業上獲得成功？」(1854/2004, p. 303)。

在藝術與文化中，有關自然的觀念與藝術作品都擁有豐富悠久的歷史，也是在地生態教學的重要資源。但是，大部分學生很少去反思文化對自然的理解是否正確，對於學校周圍豐富的生態與人文社群也相當陌生。在地文化與生態的特色很容易被現代文明給淹沒，因為許多本土植物與動物都已埋藏在柏油停車場下。不過，科技與生態問題不斷浮現，敦促我們在教學時應幫助兒童與自然世界和在地社群重新建立關係 (Dubel & Sobel, 2008)。本文試圖檢視藝術與流行視覺文化中的古今自然論述，以及當中各種神話、故事與矛盾說法。這些有關於自然的觀念，可提供在地生態藝術教育更豐富的觀念性脈絡。

文中將探討十九世紀美國藝術、中國畫、流行文化與當代藝術作品當中的自然。同時描述在當代藝術背景下，自然主義者與生態行動主義標榜的物質文化。聖地常作為保育野生環境的正當理由，本文亦將透過不同的歷史背景來回溯此一概念的起源。以地方為基礎的教學法提供了實用的架構，處理自然、生態與永續性的相關概念。本文將簡短描述在地教學方法，希望能將生態及永續性等意識型態，與藝術教育的實踐加以結合。

自然的觀念

我們對自然的論述深深影響了生態議題相關的保育、復育、永續性等策略，以及藝術與藝術教育的實踐方式 (Cronon, 1996)。自然是一種孕育都市環

像的文化建構，一般常說，我們在自然當中「找到自我」(Dean & Millar, 2005)。但是，人類定義自然的方式以及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則充滿了矛盾。我們想要回歸的到底是何種自然？哪一種自然維繫了人類生命，因而也需要我們保護？人類文化與文明是自然世界的天敵嗎？我們想保護的是荒野，還是由人類文化澆灌出來的美麗花園？我們希望將人類足跡從自然世界中徹底抹去，還是想創造一種啓蒙後的糾葛關係？這些相互矛盾的主題，不斷出現在漫長的藝術史或當代流行文化。舉例來說，Peter Jackson 的電影《金剛》(2005) 改寫了美女與野獸的童話故事，轉變為對人類與自然間複雜關係的漫長省思。女主角在無力對抗文明摧毀性力量的悲劇野獸身上找到共鳴時，大自然的征服力量與救贖力量恰恰形成悲壯的對比。這個故事撼動人心之處在於，它道出了人類渴望回歸純真自然的吊詭情節。與非人類生物建立深刻關係以便獲得救贖的可能性，一直縈繞在我們對自然的夢幻、想法與影像中。

自然的概念：十九世紀美國風景畫

自然拯救文明人的想法，乃是美國藝術與當代環保主義者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十九世紀藝術家 Thomas Cole 認為，文明的野性根源存在著療癒的生命力。除了表達自然的崇高之美外，Cole 與其當代藝術家都抱持著一種天命所歸的國家認同與浪漫國族主義，這種想法進一步促成了荒野公園的建立。他們似乎相信，現代文明人可以透過接觸純淨、杳無人煙的荒野來獲得救贖。十九世紀超越主義者主張上帝就是自然，並形成一種基督教泛神論 (Novak, 2007)。對自然的省思就是一種虔誠的宗教行爲。風景繪畫有其深厚的精神傳統。George Inness 即認為，所有自然都反映出一種潛在的精神現實。他的繪畫探討的是自然的內在精神 (Bell, 2003)。這種對自然的崇敬心態也顯現在當時最受歡迎的畫作，Bierstadt 的《洛磯山脈》(Rocky Mountains) (1863, 圖 1) 和 Church 的《安地斯山脈中央》(Heart of the Andes) (1859)。這些影像再現了當時正迅速凋零的荒野的全盛風貌。這種對失樂園以及人類透過自然獲得救贖的看法，也表現在當代美國文化中，如 Ken Burns 的系列影片《美國的驕傲：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s: America's Best Idea) (2008)、James Cameron 的電影《阿凡達》(2009, 圖 2) 以及許多生態永續性的相關論述中。這些故事與藝術作品傳遞的，正是精神與自然連結的重要性。

自然的概念：荒
野、永續與聖地



圖 1 Alfred Bierstadt, 1863 年, 《洛磯山脈》(Rocky Mountains), 大都會美術館



圖 2 James Cameron, 《阿凡達》(Avatar), 2009 年, 二十世紀福斯公司

自然的概念：風景與美國西部

對於聖地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在美國西部孕育出特別豐饒的概念。各方人士對於這塊區域的保育、開發和永續性等議題更是交鋒不斷。以壯闊的西部山水為主題的藝術家，透過卓越的方式表現開疆拓土的國家神話。1860 年代，Bierstadt 畫筆下的優勝美地與洛磯山脈風光將無數人潮帶入優勝美地谷，也將此處變為美國自然主義的聖地。在這片未受文明污染的純淨大地上，人們可以領略造化的鬼斧神工與上帝的無所不在 (Goetzman & Goetzman, 1986)。藝術家如 Bierstadt 或 Thomas Moran 更是建立美國西部荒野公園的重要推手。出現在他們畫作中的原住民，往往都扮演著田園閑適的角色，也因此強化了大眾的普遍想法，亦即原住民與自然世界存在著獨特的和諧關係；在這些圖像中，原住民代表自然，而非文化 (Novak, 2007)。西部荒野公園最純淨無暇的面貌，就是沒有任何人類居住其中的時刻，但對於曾以此為家的印第安民族而言，這種看法極為不近人情 (Cronon, 1996)。

自然的概念：中國山水畫

長久以來，中國畫推崇自然之美，並深受哲學與宗教觀點所影響。在道教思想裡，人要學習沈浸在大自然裡，最終才能與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的自然力量

交感共鳴，發現更為真實的自我。自然是遁世之人的皈依處，也是重生力量之所在。在這些繪畫中，自然不是人類活動的背景；相反地，人類地位遠低於無法束縛的宏偉自然。傳統中國畫家常在自然裡浸淫數月，漫步於山野間，直到發現自己內在的真我，才會拾起畫筆作畫 (Munsterberg, 1955)。氣或是精神，為中國繪畫的重要基礎。繪畫要能反映出流貫宇宙並統一萬物的自然精氣。因此，純粹寫實的畫作比不上表達內在神韻的作品。中國繪畫不是從一個想像出來的立足點來觀看自然，而是要展現自然變化萬千且包容萬物的特質。佛教與道教認為自然超越了幻覺，體現出深藏於自我最深處的內在現實 (Bullen, 2012; Lipitt, 2012; Sullivan, M. 1979)。人類並非萬物之主，而是被孕育人性的自然包含其中 (Miller, 2012)。

自然的概念與當代流行文化

十九世紀美國藝術家以及中國悠久繪畫傳統對自然的看法與敘事，也反映在當代藝術與流行文化中，而且因目前的環境破壞與氣候變化造成的天災等現實因素，而顯得更加迫切。即使是生態科學也無法削弱這些故事中的精神特質。例如，電影《阿凡達》便從泛神論的角度描述文明的衰落，以及如何透過與原住民和自然合而為一來重獲救贖，同樣的主題也出現在 Kevin Costner 多年前的電影《與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 (1990)。宮崎駿 (Hayao Miyazaki) 的作品也反映類似觀點，他所描繪的自然充滿寧靜田園氛圍，希望以此療癒人類文明造成的破壞。他的環保童話《魔法公主》(Princess Mononoke) (1997)，探索了自然之美與日本民間傳說，同時描繪現代工業化帶來的危機。

衝突、恐懼、救贖與破壞等主題也重複出現在多部電影中，如《決戰猩球》(Planet of the Apes) (1968, 2001)、《迷霧森林十八年》(Gorillas in the Mist) (1988) 和不同版本的《金剛》(King Kong) (1933, 2005)。Werner Herzog 的紀錄片《灰熊人》(Grizzly Man) (2005) 所探討的，則是當自然不符合人類浪漫的想像時，會釀成多大的悲劇。該片的人類主角試圖融入灰熊生活圈中，後來卻慘遭灰熊殺害並吞噬。導演呈現的不是自然如詩如畫的和諧美景，而是其深不可測的危險與漠然。我們的文化同時著迷於自然的救贖本質，以及天災、基因突變和無法克服的疾病所象徵的自然破壞力。

文化所建構出來的自然一直限制了我們對「風景」的看法。荒野保育或模擬野生生態興建的花園等文化行動，都相信人類可以找回失去的和諧樂園 (Merchant, 1996)。許多保育行動的討論都將都市社群屏除在外，認為它們已

經「不是自然」。但是生態研究認為，都會社群也蘊含豐富而多元的生態系統。例如，紐約市的生態系統就比其週邊的鄉村地區更多采多姿。無論在廢棄遺跡或公園保育區內，野生大自然都在都市裡重新勃發興盛。世人開始認識到，都市自然與鄉村自然不是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都市與其他地方的自然同屬於一個相互連結的動態系統 (Stand, 2008; R. Sullivan, 2010)。

自然概念與當代藝術家

一些當代藝術家的創作深植於生態與自然概念當中。十九世紀藝術家喜歡歌頌荒野的崇高美感，但畫家 Alexis Rockman 卻描繪出人類主宰自然之後造成的醜陋景象。脆弱的文明未來黯淡無光，飽受基因工程與全球暖化等問題的威脅。他的畫作提醒我們，如果人類再不約束對自然資源的濫用，巨大力量就會衝擊人類文明 (McKibben, 2006; Rosenberg, 2007)。攝影家 Robert Adams 記錄了山水的美好與醜惡，有時兩種面向甚至出現在同一張攝影中 (Sollins, 2009)。他除了捕捉一棵樹木的美麗畫面，也拍下數十英畝範圍內，樹木砍伐殆盡、毫無生氣的山丘。Edward Burtnysky 的作品則拍攝人類開礦與建造水壩後，在山水田野之間留下的龐大印記。這些藝術家都扮演起社會運動者的角色，試圖讓眾人瞭解環境已經為人所改變。Shana 與 Robert Parkeharrison 的攝影小說，就像是為地球以及人類瘋狂卻註定失敗的挽救自然行為寫下註解。他們透過夢境般的影像，描繪人與地球之間的精神斷裂面 (Rosenberg, 2007)。這些藝術作品都以迷人又驚人的手法，顯示人類的理想與夢想如何改造了世界的面貌。

若想培養一種安居其中，而非遠遠注視風景的生態意識，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藝術 (Strand, 2008)。有些藝術家主張與自然共同聯手創造藝術，他們認為自己正與非人類共同創作 (Gooding, 2002)。Andy Goldsworthy 便展現將自然融入文化中的渴望。他的作品是對特定地方的象徵性干預，也是一種聯手創作。作品大多出現在戶外土地上，並受到特定地方的自然素材與天氣所影響。Robert Smithson 或 Walter de Maria 等地景藝術家，試圖以自己巨大的藝術品來改造山水，但相對之下 Goldsworthy 則相信稍縱即逝的美學，任由本土素材訴說自己的故事 (Gooding, 2002; Grande, 2004)。他面對的難題在於如何適應與創造和地方、四季、在地素材與天氣的對話。這種合作倫理與複雜理論不謀而合，二者都認識到自然的變動不居與複雜難解。2010 年，Doug 與 Mike Starn 在大都會美術館屋頂上創作《巨竹》(Big Bambu)。這個不停變化

自然的概念：荒野、永續與聖地

的藝術裝置由五千枝竹竿交織而成，表達藝術家對複雜性、自然演變、生物進化與相關性的看法（圖3 與圖4）。面對自然的混亂與複雜本質，人類不僅要懷疑自己是否能控制如此黑暗與不安的自然世界 (Merchant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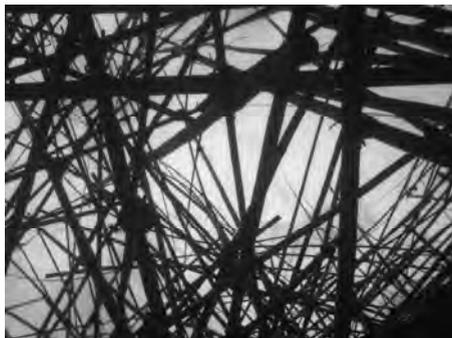


圖3 Doug 與 Mike Starn，〈巨竹〉(Big Bambu)，2010 年，大都會美術館



圖4 Doug 與 Mike Starn，〈巨竹〉(Big Bambu)，2010 年，大都會美術館

物質文化與自然概念

當代藝術作品常反映出與物質文化研究和收集相關的跨領域策略 (Duncum, 2005)。Mark Dion 藉由收集物品組成的作品，顯示物質文化正影響人類對自然、地方與知識的看法。實物收集所構成的文本，可展現出多層次的文化以及人類對自然的假設。這些形式上的設計充滿了象徵意含，也常展現精神或儀式性價值 (Gooding, 202)。Nicholas Lang 與 Chris Drury 以偽科學的方式來展示實物，但是偏重其象徵，而非說明功能。就像 Wolfgang Leib 的

花粉地毯一樣，實物展示的目的是透過展現自然物體來彰顯神聖性。這些收集作品代表了對自然與人類知識特質的獨特看法 (Buchli, 2002; Graham, 2011)。例如，Dion 便將自然史改寫成文化史，並以收集物品為媒材來評論人類對科學客觀性，以及人類與非人類世界關係的看法。深受批判理論影響的視覺文化研究認為，影像是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而物質文化研究卻賦予物體象徵與儀式方面的意涵。它們成爲了富含故事與意義的文化標記 (Duncum, 2005)。

藝術與生態行動主義

其他藝術家試圖瓦解藝術創作、社會批判、科學探究與行動主義之間的界線。環境藝術先驅 Agnes Denes，將自己的作品設計成一種善意的干預行爲，以及留給未來世代的遺產。例如，Wheatfield - A Confrontation (1982) 藉由在下曼哈頓區種植一英畝小麥，來質疑藝術與藝術品的功能。其目的是改變藝術品的性質，將它從可供收藏的商品變成一種沒有界線的事物，以便探討工業擴張與剝削的問題。她在芬蘭將一萬棵樹巧妙種成一個數學圖案，創作出《樹山》(Tree Mountain) (1995)，以表達她的美學與政治主張 (Rosenberg, 2007)。栽種與復原也是 herman de vries 的創作主題，他曾指定一片田野作爲藝術品，然後任其自然生長。David Nash 的種樹計畫如 Ash Dome 始於 1977 年，目前逐漸到達成熟階段。Nash 和 de vries 兩人都在探討自然的演變過程如何與藝術目的發生互動 (Tufnel, 2006)。這些藝術家不認爲自然環境只是人類利用或消費的資源，對他們而言，自然是精神再生與合作的根源。他們意圖重新賦予這片土地不同的意義，並思考內在與外在空間之間的重疊與偶發性。

Mark Dion 仔細研究生態論述、收集與物質文化，強調自然概念中出現的吊詭與難題。在《A Meter of Jungle》(1992) 當中，他將一處考古發掘現場與後續的展覽當成一件藝術品，以及瞭解風景的方式 (Sollins, 2009)。他的作品運用了科學語言，但又刻意呈現主觀、幽默與超現實。Newkon Vivarium (2007) 則顯示出人類崇敬自然背後的吊詭之處，這件作品將一段八十呎的斷木埋在附設良好通風與灌溉系統的溫室裡 (圖 5)，以此顯現二十一世紀生態倫理與永續性所面對的一些難題。從展示中，我們看到溫帶雨林特有的多元複雜生態，但這一切卻得借助大量的機械裝置。這些爲保育生態而做的努力同時也顯示出無可救藥的荒謬性。Dion 認爲，這件作品比較像是一個需要靠生命維持器苟延殘喘的垂死病患，而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有機體。這件藝術品說明了人類與

自然的概念：荒野、永續與聖地

非人世界之間吊詭又矛盾的關係，以及試圖瞭解或保護非人世界時遭遇的重重困難。

Dion 的作品常探索特定地方的複雜生態網絡。許多生態藝術與教育都表現出對生命的尊重，同時也是一種倫理的約束力量，藉此保護或拯救遭人類威脅的生命 (Inwood, 2008)。但自然的複雜性遠遠超乎人類想像，如欲瞭解或保育自然，仍須借助人類文化、科技與工業的力量 (Boetzkes, 2010)。Dion 利用藝術與科學方式來批判人類對自然的定義、互動與再現方式。Dion 認為，自然永遠超乎我們的定義與再現範疇。他的作品鼓勵我們重新思考自然的交互關係、複雜性與自然的奇妙之處。同時也傳達出在瞭解自然系統，甚至採取生態意識策略時，所遭遇的各種障礙 (Sollins, 2009)。



圖 5 Mark Dion, 《動植物公園》(Vivarium), 2007 年, 奧運雕塑公園, 西雅圖

自然、生態與藝術教育

生態是由關係動態構成的複雜互動系統，這種看法催生出複雜理論，也影響人類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理解 (Gradle, 2007b)。生態、自然與永續性的藝術與藝術教育，僅將人類視為一個物種，與其他有機體共存於複雜關係網絡中。知識的建構是在人類史與自然史當中，於特定地方發生的共同進化與關係的部分過程。主宰甚至資源管理的概念，將人類與非人世界區隔開來，但如今這種觀點已遭更具體而複雜的意識形態所取代。這是回應過去將地球視為可利用資源的思考模式 (Davis & Sumara, 2008)。該策略同時著重以地方為主的教育實踐，並強調以地方、社群與生態為創作主題的藝術家 (Carroll, 2006)。這種藝

術教育試圖探索特定地方，以及當藝術創作融合觀察與經驗知識時所產生的連結 (Gradle, 2007a; Graham, 2007a)。強調在地特色的教育著重探索學生與教師所處的環境，以及學習場所的關係網絡。

地方為主的教育

在地教育試圖取代制式化的標準，建構以地方優勢、歷史與特色為主的課程。其基本重點在於人類與自然社群間的關係網路 (Inwood, 2008; Jennings et al.; Smith, 2002; Theobald & Curtiss, 2002)。這種教育認為人與自然接觸的經驗，深刻牽動著我們的創造力、想像力和心理健康 (Louv, 2008, 2011)。與非人類世界相關的經驗，乃是人類發展與健全狀態的重要因素。連結各個在地區域與教育目標，有賴於經驗性與多領域學習的進步傳統，其中包含戶外教育、問題式學習、生態教育、環境教育、社區式學習、服務式學習與自然研究等。將進步教育的前提整合至生態科學與系統思維的洞見中，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直接接觸人群、地方與事物 (Knapp, 2008)。教師的教學目標不再是幫助學生順利進入令人沮喪的全球化市場，相反地，則是應該培養學生處理社區議題的能力。對於遠方大陸上的生態危機感到無計可施的學生，現在可以在改變自己社區環境時重獲信心 (Jenkins, 2012)。

以地方為主的批判教育，結合了在地教育對於社區與生態的重視，以及批判式的教學法，目的是探索自然與社群的相關意識形態 (Gruenewald, 2003)。以在地為主的批判式教學法同時包含環境正義運動，企圖對人類主宰地球的現況提出質疑。這種教學法重視社群、生態、自然史和學生生活的在地環境，希望為藝術教育提供豐富的背景與內容 (Graham, 2007a; Gruenewald, 2003)。它提出了一套變革性的課程，以在地現象、行動主義與學生的社會現實為關切焦點。以地方為主的批判式教育著重於重建與維持人類與非人社群的技能培養，並認為生態系統的破壞可能也會腐蝕人類的創造力 (Gigliotti, 2008)。這種批判策略拒絕將人類文化與自然環境斷然二分，強調人類與非人社群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Carpenter & Tavin, 2010; Graham, 2007a; Sobel, 2008)。

同時重新思考人類對在地環境的態度與決策中隱含的政治與權力問題。例如，學生可研究藝術家 An My Le 的作品，同時思考戰爭景觀當中的生態與永續性議題，包括美國沙漠進行的軍事備戰行動。其中如美國西部沙漠的生態研究，以及意識形態之爭如何改變這片土地 (Graham, 2011)。學生也可將步行當成一種藝術行為，或把收集實物作為發表藝術評論的創意行為。他們也可以

造訪自己居住的一般環境，思考忽視或不加注意的態度，是否能夠作為因應自然的方式 (Graham, 2007b)。教師與學生可以共同探討，人類對自然的觀念如何建構出持久不變的主宰模式，以及今後如何以其他方式重述這些概念，方能改善既有看法。

在實踐方面，在地教育會帶領兒童到戶外體驗人類以外的世界，並多多參與自己的在地社群。這些經驗讓兒童有機會探索無限可能，以及無拘無束的自然面向，進而啟發更多創意 (Louv, 2011)。人類若缺乏接觸自然世界的機會，便無法體驗在地社群與生態的多樣性，進而將感覺疏離與漠然 (Pyle, 2008)。這套教育方法旨在引導兒童透過個人經驗，更深入地瞭解非人類世界。藝術教育工作者也可以藉由當代藝術家的藝術實踐與策略，學習如何融合在地教學法、地方的神聖性、生態和物質文化等元素，發展出適當的教學策略。若能從當代生態與藝術的觀點來思考，則更能為自然研究或風景繪畫等許多傳統藝術創作活動，提供更有意義的脈絡空間 (London, 2003)。例如，戶外觀察與寫生活動可以培養兒童的意識，並呈現自然概念中的複雜意涵。教師可以思考如何透過培養自然意識來發展環境行動主義。

生態藝術與藝術教育希望能夠透過變革，扭轉現代生活與非人類世界之間的斷離處境 (Gradle, 2010)。利用藝術性方法來實踐或呈現生態知識，這對於一個生態與人類社群正逐漸為漠然、商業利益與剝削侵蝕的世界來說，實為重要 (Gradle, 2007a)。Mark Dion 的作品就質疑文化對人類干預生態系統的假設，以及對自然史想當然的推斷。從生態與在地出發的藝術教育將人類看成複雜關係網絡中的一個物種，與其他有機體平起平坐。這套教育的主題是關係、關懷、在地特色以及學習的精神層面。教師與學生不再是客觀的局外人，而是人類與生態社群的合作者、參與者與互動成員。如此一來，藝術、教學與研究便能發揮回應與復原的作用。

聖地

「自然」環境的一個重要面向，乃是它們與精神觀念的連結，例如聖地、崇高感和對非人類世界的敬畏感。有些地方能提供人類精神力量的泉源，支撐他們物質與精神的存在。十九世紀美國超越主義者認為，自然就是上帝的化身。這種泛神論也出現在當代流行文化當中，而且形成一種綿延不斷的人類經驗，許多文化傳統便常將荒野視為人類與其他自然世界生物共享的聖地、廟堂與庇護所。有些傳統認為，荒野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乃是整體中不可缺少的部份 (Snyder, 1990)。因此，破壞非人類世界就等同於摧毀精神力量的根源，

也喪失了自然的神性展現 (Berry, 1990)。大自然常帶給人敬畏或驚奇感 (Louv, 2011)。以地方生態為創作主題的當代藝術家，往往將藝術創作視為一種精神與社會實踐行為 (Gablik, 1991)。因此，對於在地教育、自然保育和永續性等概念而言，聖地的概念至為重要。

結論：自然的概念、永續性與地方

對於非人類世界而言，生態藝術與藝術教育一直同屬於關係不太緊密的倫理範疇內，其共通之處在於二者都認為應該修正人類中心主義觀點，才能更徹底地瞭解整體性、創造力與成長的意義 (Boetzkes, 2010)。風景、永續性與自然的概念永遠是由意識形態、吊詭論述與羅曼史來定義。自然成爲一種文化建構與干預行為，並不斷滋潤人類的夢想與想像力。美國風景畫的歷史顯示，風景不是迎向世界的客觀窗口，而是由傲慢、特權、所有權、精神性、主導性與權力等意識型態所形塑而成。有關自然的看法都是一種文化干預行為，乃是爲了服務其人類發明者 (Strand, 2008)。

當代文化也不斷建構有關自然的想法、故事與幻想情節。環境保育活動也常只是偏重景觀壯麗的自然，而忽略了我們生活於其中的自然。透過回歸原始而純真的自然來獲得救贖的想法，也持續受到流行視覺文化與環境論述的支持。其他論述則認爲我們的生態問題原本就屬於創造的一部分，人類想要回歸的樂園並不存在。也許我們應該調整那些將自然視爲美好、平衡、和諧與善良的概念，正視自然無比複雜、危險和不斷流動的面向。

例如，將自然看成需要修復的「他者」，這樣的態度也可以納入重建超越性價值的表演或儀式。復原的概念包括思考如何在地球上優雅地生存，放棄主宰角色，學習珍惜自然的奧秘，或以謙虛的態度對待自然 (Jordan, 2003)。自然被看成是一個與人類和文化保持變動關係的動態景觀 (Jordan, 2003)。這種看法已經打破對失樂園的幻想，轉而思考如何透過有利於人類與非人類社群的動態關係，學習在地球上重新生活。也許追求永續性時，人類需要與自然建立有效而動態的關係，並能擁抱生態變化的複雜現實。

在地教育認爲應該體驗在地生態的多元樣貌，因爲體驗自然有助於開啓兒童的創造力與健全的心靈 (Louv, 2011)。在地教育以及物質文化研究的融合、可以在我們探索自然、生態、文化與永續性的相關意義時，提供更廣闊的思考平台。這種策略仿效生態過程而發展出多種認知方式，如互相依存、關懷、永續性與合作關係 (Riley-Taylor, 2002)。它強調關係、關懷，並重新探討特定

自然的觀念：荒野、永續與聖地

地方的特色，開發革命性的學習方式。山水、地方與藝術創作的精神面向影響了人類瞭解土地的方式，以及人與土地的關係，同時也引領我們懷抱著對自然的敬畏，勇敢邁向一個有缺憾的世界。



參考文獻

自然的概念：荒野、永續與聖地

- Bell, A. B. (2003). *George Inness and the visionary landscap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Bender, B. (2006). Place and landscape. In C. Tilley, W. Keane, S. Kuchler, M. Rowlands, & P. Spyer (Eds.),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pp. 303-312). London: Sage.
- Berry, T. (1990). *The dream of the earth*.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 Boetzkes, A. (2010). *The ethics of earth ar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olin, P. & Blandy, D. (2003). Beyond visual culture: Seven statements of support for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44(3), 246-263.
- Buchli, V. (2002). Introduction, In V. Buchli (Ed.), *The material culture reader* (pp. 2-20). Oxford: Berg.
- Bullen, R. (2012). Art and life of the East Asians: Some thoughts about teaching East Asian Aesthetics. In S. K. Chung (Ed.), *Teaching Asian Art: Content, context, and pedagogy* (pp. 3-11). Reston, VA.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 Carpenter, S. & Tavin, K. (2010). Draw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ogether: a (graphic) look at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art education.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51(4), 327-352.
- Carroll, K. (2006).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in art: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a holistic paradigm for art education. *Visual Arts Research*, 321(62), 16-28.
- Cronon, W. (1996). Introduction: In search of nature. In W.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pp. 23-69). New York: W. W. Norton.
- Davis, B., Sumara, D. & Luce-Kapler, R. (2008). *Engaging Minds*. New York: Routledge.
- Dean, T. & Millar, J. (2005). *Artworks Plac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 Dubel, M. & Sobel, D. (2008). Place-based teacher education. In D. A. Gruenewald & G.A. Smith (Eds.), *Place-Based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age*.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309-344.

- Duncum, P. (2005). Running head: Navigating approaches to visu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Educatio*, 3(1), 136-151.
- Eldridge, L. A. (2008). Teaching about Native American art: Issues for art educators. *Translations*, 17(2), 1-4. Reston, VA: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 Gablik, S. (1991). *The reenchanted of art*.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 Gibbs, L. J. (2000). *Escape to Reality, The Western World of Maynard Dixon*. Provo, U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ess.
- Gigliotti, C. (2008). Sustaining creativity and losing the wild. In M. Alexenberg (Ed.). *Educating artists for the future* (pp. 61-73). Bristol, UK: Intellect.
- Goetzmann, W. H. & Goetzmann, W.N. (1986). *The west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Gradle, S. (2007a). Ecology of place: Art education in a relational world.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48(4), 392-411.
- Gooding, M. (2002). *Artists land nature*.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 Gradle, S. (2007b). Spiritual ecology in art education: A re-vision of meaning. In L. Bresler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pp. 1501-1516).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Gradle, S. A. (2010). Landscap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 the Arts*, 11(Review 4). Retrieved 1-21-2011 from <http://www.ifea.org/v10r4/>.
- Graham, M. A. (2007a). Art, Ecology, and Art Education: Locating Art Education in a Critical Place Based Pedagogy.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48 (4), 375-39.
- Graham, M. A. (2007b). Exploring Special Places: Connecting Secondary Art Students to Their Long Island Community. *Art Education*, 60(3), 12-18.
- Graham, M. A. (2011). The Art of collecting, material culture, and place-based education. In P. Bolin & D. Blandy (Eds.). *Matter matters* (pp. 63-73). Reston, VA: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 Grande, J. K. (2004). *Balance: Art and Nature*. Tonawanda, NY: Black Rose Books.
- Gruenewald, D. A. (2003).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A critical pedagogy of plac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2(4), 3-12.

- Gruenewald, D. & G. Smith (2008). Making room for the local. In D. A. Gruenewald & G. A. Smith (Eds.), *Place-Based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age* (pp. xii-xxiii).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 Inwood, H. (2008). Mapping Eco-Art Education. *Canadian Review of Art Education*, 35, 57-73.
- Jenkins, M. (2012). Why I'm not preparing my students to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20, A 64*.
- Jennings, N., Swidler, S., & Koliba, C. (2005). Place based education in the standards- based reform era: Conflict or compl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12, 44-65.
- Jensen, D. (2011). Imagine. *Orion, September/October*, 12-13.
- Jordan, W. R. (2003). *The sunflower fores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he new communion with natu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elly, K. (2010). *What technology wants*. New York: Viking.
- Kingsnorth, P. (2012). Confessions of a recovering environmentalist. *Orion, January/February*, 16-23.
- Knapp, C. K. (2008). Place-based curricular and pedagogical models. In D. A. Gruenewald & G. A. Smith (Eds.), *Place-Based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age* (pp. 1-27).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 Lane, B. C. (2001). *Landscapes of the sacred: Geography 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spirituality*.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pert, Y. (2012). Ink painting. In S.K. Chung (Ed.). *Teaching Asian Art: Content, context, and pedagogy* (pp. 33-40). Reston, VA :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 Louv, R. (2008).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 Louv, R. (2011). *The nature principle*.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 McKibben, B. (2006). The present future: Paintings by Alexis Rockman. *Orion, January/February*, 8-12.
- Merchant, C. (1996). Reinventing Eden. In W.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pp. 132-159). New York: W. W. Norton.

- Miller, M. (2012). Reflecting the moon: Teaching East Asian arts and aesthetics. In S. K. Chung (Ed.). *Teaching Asian Art: Content, context, and pedagogy* (pp. 11-18). Reston, VA: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 Munsterberg, H. (1955). *The landscape painting of China and Japan*. Rutland, VT: Charles Tuttle Company.
- Novak, B. (2007). *Nature and culture: American landscape and painting 1825-18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yle, R. M. (2008). No child left inside: Nature study as a radical act. In D. A. Gruenewald & G. A. Smith (Eds.) *Place-Based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age* (pp. 155-172).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 Riley-Taylor, E. (2002). *Ecology, spirituality, & Educ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 Rosenberg, R. J. (2007). *Art in action*. San Rafael, CA: Earth Aware Editions.
- Shellenberger, M. & Nordhaus, T. (2011). Evolve: A case for modernization as the road to salvation. *Orion, September/October*, 61-63.
- Smith, G. (2002). Place based education: Learning to be where we are. *Kappan*, 83(8), 584-595.
- Smith, G. & Sobel, D. (2010). Bring it on home. *Educational Leadership*, 68(1), 38-43.
- Snyder, G. (1990).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Emeryville, CA: Shoemaker & Hoard.
- Sobel, D. (2008). *Childhood and nature: Design principles for educators*. Portland, ME: Stenhouse.
- Sollins, S. (2008). Mark Dion. In M. Sollins, (Ed.) *Art 21 4: Ar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77-89). New York: Abrams
- Sollins, M. (2009). *art: 21 Ar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Abrams.
- Stand, G. (2008). A swamp forest grows in Brooklyn. *Orion, March/April*, 36-41.
- Strand, G. (2008). At the limits: Landschaft, landscape and the land. In D. Markonish (Ed.), *Badlands: New horizons in landscape* (pp. 81-88). North Adams, MA: Mass MoCA.
- Sullivan, M. (1979). *Symbols of eternity: 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llivan, R. (2010). The concrete Jungle. *New York, September 20*, 36-41.

- Theobald, P. & Curtiss, J. (2002). Communities as curricula. *Forum for Applied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15 (1), 106-112.
- Thoreau, H. D. (2004). *Walden*. Boston, MA: Beacon.
- Tufnel, B. (2006). *Landart*. London: Tate.
- Warren, K. (2000).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White, C. (2009). *The barbaric heart: Faith, money, and the crisis of nature*. Sausalito, CA: PoliPointPress.

自然的觀念：荒野、永續與聖地

